



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墮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爲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皇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

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懋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醕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娉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沈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

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  
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  
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  
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  
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  
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  
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無一木則大公也誠以道則  
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為大則範法乎天  
地也誠為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  
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

故聖人大有為而無累也大無為而化溥也誠也者天道也公  
也者人道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  
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  
也物所以遂其時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  
牧其人當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  
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廼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  
之禹也蓋以天下為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為有苟私而爭也  
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  
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聖人作誠之則五材  
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  
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  
政簡則無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

而不幸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  
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  
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  
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計狡欺愚  
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  
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政域邪有所  
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其事萬端有所決也  
夫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  
也權不以義會甚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  
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

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愈也義也者何  
域大中而與人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  
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適也  
其世變而人甚苟私人尚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恂  
義者少也父義者多也而後聖懼且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  
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在執者與人不義  
衆得以而大之與衆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  
此五聖人者詳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  
也征有寇也效夏桀也殲有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  
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自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  
詩曰唐棣之華備其反而豈不爾思思遠而書曰刑期于無  
刑民懷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示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



政者... 國之命存於其權... 敵也... 賞之以為亂謂政者  
名在... 也謂權者任... 也... 上下堂而交諸  
侯可謂政之不足也... 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  
桓公以伯自誇... 始也... 以上自降可謂政之  
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祭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  
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  
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  
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  
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  
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

已

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  
也賞罰中所以為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  
有喜而不欲推其恩以怒而不欲知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  
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也...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  
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 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  
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也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  
也威以驅眾眾必隨之惡以懷眾眾必效之眾人無常心與利  
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偽其亦寡矣古  
人譬之牛馬唯步及已者也乘馬如... 與眾為之不可沮也夫  
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 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  
史在私也... 則... 是刑也... 則... 是兵也... 濱兵

則往後出於諸侯自是始也漢刑則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往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往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沈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

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脉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已而後推諸其人焉人之未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耶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中而止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隨形也諺曰形端影直

經傳學... 及其不直也不順也... 其形聲邪青影響邪是  
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宜何法後世法謹刑繁而民  
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過者  
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  
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  
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  
所以爲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  
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自古聖人知  
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爲相孝悌  
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譏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

教其效私奉公爲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爲之樂以正其遺風  
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  
人猶求諸已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修而寬之不  
以刑爲禹南守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  
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工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  
堯舜心爲其心今朕爲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  
有虞芮兩國爭田而訟於文王文王上問而釋之既而曰政之不  
明使其然也而篤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  
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且平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  
人得美稱豈肯忿然不相從而爲之也雖夷狄之人必不能如  
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  
過者善其俗者也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

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虐民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鄭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奈何又後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為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為暴非特為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

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固間曰子誠通於時而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偽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為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縣默為之政務於寬厚耻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尉欲其持法其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

如晦諸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貞觀二十年民家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畏擗歲幸斷獄不過二十人時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其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而其致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如何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 公私

公道者導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憒憒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戾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闡闡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己而已得詩曰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勸稷黍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庖刃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平秦氏振試商台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因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人不擊老耆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人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有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



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以一弁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賊太子投刀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蕭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荀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蔑私也晁錯請刑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實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蔡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冠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達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淪其私也嗚呼公平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爲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感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官學無所信也故善爲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爲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爲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父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父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安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止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爲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堦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堦書感則達路者所以達南此也教令失則人民

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服也有誓而天下從也  
是亦其所表端也為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  
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為無  
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  
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  
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  
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  
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  
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  
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而天  
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  
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

### 說命

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  
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  
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  
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  
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  
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  
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  
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  
是故古之人有所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  
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

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囑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  
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  
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  
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既洪水天下  
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  
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  
之故爲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  
而武王承之故爲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  
仁振五季僞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  
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邪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  
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秦誓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

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  
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  
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  
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  
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  
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  
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  
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秉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  
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識不可稟  
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  
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  
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未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疑之而罔辯雖然  
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也是果有然是果無邪吾子至學不  
謬聖人必能引決為我明之也曰是何乎皇道豈無有邪特  
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為不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默合  
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  
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  
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  
元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作仁或孰曰皇無道真乎曰  
如此也孔子蓋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  
矣曰夫聖人之云為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堯舜  
必不能徒為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為而為之

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偽因不  
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者也蓋以合乎後世  
之時為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  
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  
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  
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  
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  
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贏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  
趨於行也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  
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  
為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  
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

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邪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真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微者也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曉然而作

鐔津文集卷第五

吳門比丘了修妙心 祖傳 智深淨福普最 道傳各捨統鈔貳兩  
性圓慶開 惟懃各捨統鈔肆兩同共助緣銀梓

鐔津文集卷第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論原次前 十篇

問兵 評讓 問霸 巽說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



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聖

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

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孔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困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權字依荀子文也此乃專擅與禪契是在理當作擅與禪契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誰與讓矣楊子曰允哲堯儷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

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修信也而霸孰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抵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

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我其舍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利也

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溥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惟天子居其位行其

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  
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  
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  
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蓋言  
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  
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有本用作則九五其用巽者  
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言也而文言為足

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  
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  
武相濟以責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  
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  
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示大刑  
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  
也者待德而忘之也此誠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和而其民安  
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  
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  
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謬  
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  
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未敝也質

如不敝何以文爲文如不正何必質爲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也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

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閹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



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  
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  
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校殷人之學曰序  
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  
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  
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僞也學  
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  
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  
吾何疑乎

###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

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  
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  
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爲心始善而  
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爲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  
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辨  
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  
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  
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  
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  
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  
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  
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僞僞感之

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爲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脫地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近之

###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爲兩端焉利福者當多有也道福者當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者不爲樂也有欲之者非爲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言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諸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類同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爲聖賢邪視高明之家

欲曰惟福也將跂意而圖其富只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皆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修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爲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慊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

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其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人之道亦遠也其爲可見而其所以爲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遊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爲也未若聖人之爲不苟也可爲則爲之也不可爲則不爲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具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

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  
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  
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儕俗矯隱也四  
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  
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  
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  
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翱者身伏而達言釣隱  
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  
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  
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

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  
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  
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虐上下欲君  
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  
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  
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  
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  
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靦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靦閱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

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筆悞及鄙宜作助兼負其所使也網則隳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鐔津文集卷第六

臨安清信弟子高 夢斗 助緣銀梓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論原

文勢稍短於前總會二十篇成卷也

物宜 善惡 性情 九流 四端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 品論 解譏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



猶裳也上冝衣而下冝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益哉冉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己而利之就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踈之也其盜跖

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殺冝議性善者冝任情善者冝使察讒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冝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

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千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髻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懷之惟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

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護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嚚嚚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爲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也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尹爲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爲之不亦爲伊尹媿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尚備道家者流其道尚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

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揚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揚子為劇秦美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惟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諧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

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空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通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為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滴中則天下無過事也履

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  
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  
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  
樂名器導人所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  
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  
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  
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  
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修其誠則不可以與議仁義  
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  
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  
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  
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

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  
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  
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曷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  
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  
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  
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  
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  
仁是地道之分也人數極雖天地或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  
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曰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  
巧成喻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為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



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倫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眾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

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徃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徃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斂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勿怨蓋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



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為刑正而為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為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為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止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滅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讎視管

仲遠取以為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

近辯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簡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斛之術班固論其踈矣誠踈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別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儼夔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吳肅肅之文若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詞之間者也域無韓郭

善之卷  
泰黃憲之爲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爲  
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表奉高之清世也不忘孝不傷  
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入所以  
示其道之至否然範二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  
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非  
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足以有別也孟  
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譏

爲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爲道雖異而  
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  
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  
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

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申  
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婚以箕箒  
而詬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有  
詐以直相給仁義誦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  
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  
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膏腴也國家者人體也膏腴  
旣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  
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  
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閭里  
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

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爲子文王之爲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闕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

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爲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滯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甯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楊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滯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字爲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爲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言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



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矇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爲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充已而爲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爲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已而爲擇

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爲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厭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篤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暮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爲仇讎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



酒忼慨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敗勢去則故抵忼仇讎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

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爲其本也教者道爲其主也道者師爲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爲道也正其主所以爲教也正其本所以爲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爲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尊位或作之不在已

### 治心

客以見予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爲耶應曰無

為也吾治其其誠心耳曰治心何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秉心心秉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恠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為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吳城 不顯名 助緣 錢梓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八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雜著十一篇可資贖兼發學者志業識見在後集諸卷今編次于論原矣

紀復古 文說 議旱對 夷惠辯

唐太宗述 易術解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于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昔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子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之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

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以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爲君臣者有禮爲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與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修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泣百姓萬邦百

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修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慝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比且慕而爲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與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

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人又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求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羸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霽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謬然不辯本或從辨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穡苗高矣農夫忙忙無所柰何而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莩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拯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予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與子竊語之吾嘗聞諸長者當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寃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



兩時至水旱不為沴非由乎山川之間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  
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為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  
僭恒暘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  
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  
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  
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  
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  
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  
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修國事修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  
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  
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  
不修國事不修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  
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  
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  
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為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  
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  
用禱邪問者疑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 或從辨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  
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亡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



曰清與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為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耻立惡人之朝耻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為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為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修之人處而

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弃人者也弃人也者是不與人為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為恭乎不與人為善孰為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眦睚恣作頑懦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為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辭也又曰清

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隋大業間劉文靜坐與李密連姻繫獄太宗入視乃謂曰今看卿非諫班師於霍邑號哭以感何忠孝之兒女情與卿圖大事也義合也高祖初起義師兩圖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拒義師會父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咸陽高祖不納帳中泣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入玄武門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太宗事泄太宗將尉遲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輕驪軍容可汗見懼而請和故刑白馬盟於便橋上而去拒德

舜之諂何沮天下之佞人也

正觀初奏秦王破陣樂曲封德彘象德定文容以為比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

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

正觀初突厥諸部叛討之而兵叛羣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乘其亂而滅之邪從部落盡叛六畜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而後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

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

太宗謂羣臣曰朕再赦奸人啞啞故朕不頻赦庶得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

莫不悲泣上之國其民心若苦心所感聞樂則悲何有樂聲使

具在公奏之公則不悲耳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經也正觀初藉田方出給侍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書云平秩東作朕亦何不合於古禮者試罷營闕之議何惜民力也

唐太宗述

有教也居不閉戶行不賚糧何天下之廉讓也正觀四年冬斷刑

厝嶺外之戶不閉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無欺負也正觀七年

行旅不賚糧也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人令明年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

秋來就刑至是畢集而詔以原之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為禹湯武者正以其

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世以仁義而為王者猶禹湯文武

也吾讀唐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歸皆趨仁

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

魏武夫漢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乎惜哉

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之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文

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則抱周禮以從之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

百一十六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太宗

之作真王者也而不偶文中子可歎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法謂

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

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

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

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作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

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失其所則其卦凶是

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其政亂也治則三

綱五常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彛倫萬事斁也夫天下

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

吾亂而明之潛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

合者揭然而自潛而且至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

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惟陰陽之數最爲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借出矣雖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倣緘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處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已見各爲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執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

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爲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也何必疑之

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爲生奚一謂功不殊謂生不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適於虎狼蛟龍也虎狼蛟龍惟候矯軋乎性又奚全於天溥乎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參也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



也幽厲也惡來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爲生曷嘗  
齊邪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者繫何以明之黃帝  
之爲生也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  
登乎雲天高辛之爲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旣執厥中而徧天下  
帝堯之爲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  
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爲生也父頑母嚚  
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  
之爲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豐稷穆穆爲綱爲紀以治鴻水  
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爲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  
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爲生也相地之宜乃爲  
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爲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

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爲生也孝道昭由之爲生也至義明伯  
夷之爲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爲生也懷至和桀之爲生也務  
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爲生也拒乎諫飾  
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厄火死爲極大  
醜幽厲之爲生也接慝桀紂惡來之爲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  
爲生也眦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  
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  
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與劍同鐵以謂自然乎劍自得乎  
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  
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  
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  
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



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羣動至無也而含乎萬有春容在聲而聰者不可以盡其音曄曄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于無無于有有無借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爲巨焉曷嘗不爲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樊籠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輿人不爲聖乎情全也聖不爲輿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

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闕茸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輿人可爲聖情全也聖可爲輿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干越夷谿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息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變之典樂也擊石撫石而百獸率舞祖公之賦芋也

朝三暮四而衆狙怒，瓠巴鼓瑟而魚出聽，伯牙絃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閒，一旦爲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况大通乎？况大全乎？漠然惟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爲聖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覲，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違，古者

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爲聖人爲賢人爲仁人爲義人爲小人爲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惟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爲空，惑者皆爲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爲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一，固然雖智未及聖而所以

爲聖又奚闕如謂之惟色萬物大塊謂之非空萬物大宗所以  
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岌  
不爲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  
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雜老農老圃以游  
未嘗一日以語選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  
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  
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  
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  
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  
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圖

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焉有  
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  
者之所好也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  
沈循祿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  
者心不凝滯拘絕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  
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  
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  
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  
林曷若道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猴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  
志遠而其飾且大爲之名也赫赫掖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  
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爲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悞而惑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割鷄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殫千金資學於師三年學成或作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骯髒于世無所信適刳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爲文以發其事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其精恠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鬻龍肉而資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用於其國今也評漫之時或亡幾乎息矣評漫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爲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已任邪蓋性與

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爲物也其亦神矣爲屠之術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作止或減是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况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爲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兮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於陂池之間春然若振大鍾如此數聲吾初恠之顧此非有鍾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



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漿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為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泠然不復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姬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姬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己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為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

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

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潛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



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爲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  
邪故吾喜儒亦欲賙聖人之志而與人爲善也又吾佛有以萬  
行而爲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爲  
吾萬行又何駭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爲寄迹苟容於佛  
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爲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  
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  
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修心則  
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爲善善者爲誠以之死生終始  
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  
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爲尚能  
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邪得入之道而  
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爲也寂子其爲乎仰天俯地

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爲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  
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  
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爲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  
爲者也有爲者以治世無爲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  
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  
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旣治謂之情性真正  
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  
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徹  
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  
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  
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  
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

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爲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  
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  
不奉其豪不要其譽惟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訾  
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盍揭子之道以示於  
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  
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  
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 寂子解傲

寂子爲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爲俗所謗  
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  
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  
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

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  
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夫  
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爲禮者但  
貌恭而身僂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  
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  
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  
卧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  
乎是耶必以爲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  
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蓬蔕僂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  
殆苟爲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眦必瞪施施然驕  
氣凌人書曰傲很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爲如是且不  
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鐔津文集卷第八

承天寺比丘 元堅 施財餼梓